

小伙假失联17天寻找“幸福”

其父为寻子花光所有积蓄,景区向他讨要搜救费



邹明“失联”前在黑竹沟留影。(资料片)



爸爸邹强在拉萨找到邹明。(资料片)

25日,四川黑竹沟景区在其微博贴出的罚款通知和追讨搜救费信息,获近7000名网友点赞。网友表示“合理收费,办得漂亮”,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代价。这次处罚的对象——无锡小伙邹明(化名)蓄意让自己“失联”17天,其间其父母和景区不惜人力物力搜救,无数网友也为他担忧,而四处游玩的他看到消息却仍不现身。

为探险玩“失联” 他一路去了拉萨

5月3日,27岁的无锡小伙邹明与驴友相约到黑竹沟探险。6日,邹明单独进沟,当晚失联。事发后,景区及家属组织了千余人次进行搜救。其父邹强(化名)备受煎熬,“为搜救已经花了20万元,花光了积蓄。他妈说卖房子也要继续找。”

一筹莫展之际,有人爆料称在拉萨看到一游客像邹明。23日下午,邹强及亲属迅速赶到拉萨并向警方求助。民警发现一疑似邹明的男子入住市区一旅社,登记名字不是他。当晚,邹强在这家旅社一眼就认出儿子。

原来,6日,邹明买票进了山门。一个多小时后,他进入黑竹沟镇通往景区的旧公路。随后,他给妻子打电话称,“去景区看看就回来,不会去探险”。

在旧公路上,邹明戴上面巾,防止被认出来。他包了一辆车到峨边县,傍晚就到了成都。在去峨边的路上,他扔掉原来的俩手机卡,插上另一张提前备好的卡。在成都呆了几天后,他在网上约了几人一起沿路搭顺风车去了都江堰、卧龙、昌都、林芝等地,22日到达拉萨。

邹明说,这一切都是他半年前就想好的计划,他想让自己“失联”。这17天里,邹明住宿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,长相与他相似,并且办了张新银行卡。

对现有生活不满 计划出走四五年

邹强说,儿子阳光开朗,大专毕业后学了计算机并从事相关工作,儿媳有一份稳定工作,两岁多的孙女十分乖巧,“这应该是一个蛮幸福的家庭”。

但邹明表示,如果不被找到,他计划“失联”四五年。一两年前开始,他就在反思,觉得生活不能这样过,没有幸福感。他觉得与父母存在沟通障碍。“做IT很辛苦,城市里的环境也不好。”他想住在乡下爷爷家里,离城市也不远,但父母不同意。

两个月前,邹明辞去工作,父母并不知情。让他决心“失联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“我脾胃不好,吃不好,睡不好,常失眠,我想去学中医调理自己,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”他计划最后返回色达已联系好的一个村民家,先自学一段时间中医,再去拜师学艺,师傅都已联系好。

邹明说,在父亲找到他的前两天,他在手机上看到了报道,知道父母在苦苦找他,“我

也很纠结,但经过综合考虑,我选择坚持下去。”24日下午,邹明跟随父亲坐飞机回家。邹强表示,回家之后会与儿子好好沟通。但邹明并无太大信心,“希望会有好的改变吧。”

景区否认炒作 网友称邹明欠个道歉

真相水落石出后,有网友纳闷:“一个成年人怎么会丢下父母妻女做出这种事?”有网友质疑,“这会不会是邹明和景区联手策划的一场炒作?”黑竹沟景区回应,家属花了20多万元,景区也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,每天几十人冒着生命危险搜救,景区不可能拿人命关天的事和大家开玩笑。

25日,黑竹沟景区在微博向邹明发出承担相关费用及罚款的通知,包括搜救相关费用63000元,以及1000元罚款,因其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未开发原始林区并乱扔废弃物。

对此,不仅大量网友点赞,还有网友劝景区好好算算,有没有漏收了什么。有网友说,“搜救付出的社会资源和公众的关心,都被他耍了,他欠家人、欠景区、欠搜救人员、欠所有关心他的人一句‘对不起’。”

据成都商报、现代快报等

数字注了水,材料也掺了假 包装出来的“扶贫大户”

“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老乡。”中央已经定下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,各地也签下了“军令状”,保证完成任务。目前,扶贫攻坚正在有序推进,形势良好。

然而,一些有害倾向和浮躁心态也未消失,有的地方靠“包装”塑造典型,有的地方虽然找对了路子,却不肯踏实开展扶持工作。西部某县就有这样一个案例。当地政府急于出成果,树典型,把一个普通养殖户包装成“扶贫大户”,结果不但扶贫没啥效果,反而弄得该养殖户欠了数万外债。

合作社是“空壳” 产值夸大9倍多

去年以来,养鸡大户周中全(化名)成了县里的扶贫名人,从县领导、县扶贫办领导到镇级干部,加上各路记者,短短半年多时间,周中全前前后后也不知迎接了多少拨人参观、考察和采访。

据说他打工返乡后,创办了养鸡合作社,通过向社员提供鸡苗、技术指导,并统一收购,带动不少贫困户、低保户增收致富。

在周中全养鸡场的门口,张贴在墙上的宣传广告一一列举了合作社这几年的“扶贫成效”:近3年出栏商品鸡3万多只,产值近280万元,利润60多万元;通过“合作社示范+大户带动+贫困户参与”的模式,发展大户、贫困户、低保户等入社社员近50人。

另一面墙上张贴着合作社章程及成立时间。离养鸡场不远处,以村委会名义竖起一块“扶贫公示牌”,写着这个扶贫项目以“合作社+大户+贫困户”的模式建设,包括养殖户、贫困户在内,近百人从中受益。

“其实广告都是政府找人做出来贴上去的,都在‘吹牛

皮’,数字是虚的,材料是假的。”作为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周中全这样说,让记者大吃一惊。

据了解,合作社只是挂了块牌子,并没有实际运作;周中全这些年养鸡,总共出栏量仅有1万多只,产值30多万元,利润也就十多万元,与宣传差距甚远。

贴在墙上的将近50个合作社社员,只有约1/3是周中全认识或提供过鸡苗,并包了销售的。另外的人几乎没啥联系,有的甚至不认识。

列入合作社“社员”名单的一个低保户今年80多岁,瘫痪在床,最近几年都没有养鸡;另一个低保户也因年老视力受损,没有养鸡;一个养鸡大户说自己养的鸡就是自己销售,不需要通过周中全“代销”。

官民合谋“包装” 他欠了4万外债

“扶贫大户”竟然是包装出来的?镇里干部和广告公司负责人证实了周中全的说法,“牛皮”一开始是政府吹出去的,广告宣传材料也是政府工作人员贴上去的。不过一开始,周中全显然乐于被包装。

返乡后,周中全流转村里一些林地养起了山地鸡。为降低饲料成本和疫病风险,周中

全向村里一些农户先后提供过3000多只鸡苗,并负责包销。

周中全当时想法很单纯,也没想过要尽啥扶贫责任,就是觉得这样做,既能扩大养殖规模,又能赚差价,大伙儿都有好处。

周中全的养殖带动模式,获得了政府认可。有县领导来村里考察,鼓励他加快发展,争取把养鸡场作为一个扶贫样板来打造。周中全说:“当时我也谈了顾虑,搞快了怕负债,承担不起。领导说搞好了,可以向政府申请扶贫支持。”

周中全把这一鼓励听进去了,他搭起了300多平方米的彩钢棚,装修了办公室和生活用房,硬化了生产便道,还在养鸡场周围植树、种草,搞了绿化,前后投入将近9万块钱,为此背上了4万多元的外债。

有了周中全的配合,当地政府更觉成效显著,把数字夸大几倍,一个典型就造出来了。一次得知县里领导要来视察扶贫工作,周中全还花钱为自己的办公室添置了一张办公桌和沙发。

“当时我的想法也简单,觉得这些生产配套迟早要搞,趁政府重视,还可以借此获得补助,加快发展壮大。”现在周中全很为自己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后悔。

折腾半年误了主业 吃亏的还是自己

正常年景,周中全养鸡一年利润六七万元,自从背上债务后,他就没安生过。今年初他进的2000只鸡苗,加上玉米、饲料,都是赊的,又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。最后实在没钱了,不得不向别的养殖户转出1200多只鸡,现在自家只剩700多只,收入肯定不如往年了。

周中全找到镇里,认为政府应兑现补助。镇干部的回复也有道理:扶贫大户发展,政府该扶持,但不是大户自己投了多少钱,政府就该补贴多少。经过反复协商,最后政府给周中全补贴了两万元。

周中全说,这半年多时间,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折腾,忙着接待参观的领导,说自己都不相信的数字,“讨要”政府补贴,而养鸡主业却没干好,吃亏的还是自己。他打算重新起步,最近他才真正注册成立了一家养鸡专业合作社,还骑着摩托车跑100多公里山路,到旅游景区找到一户农家乐,希望打开土鸡的销路。周中全说,再不想当所谓“大户”了,希望稳扎稳打把鸡生意做好,只有真正具备了实力,才带得动贫困户。

据半月谈